

流年深处话师恩

■李仙云

岁月漫漫,往事悠悠。陕北是片神奇的土地,我的少年时代只在那里生活了短暂的四年,可那里却是我魂梦夜夜飞渡的地方。黄土厚重,情感深沉,隔着时光那条静流不息的河流,一种朦胧而温暖的情愫便在心中浸润,在这个清秋九月,记忆再次张开柔柔羽翼,让我重温那一段如梦似幻的年华。

我10岁时到位于陕北子午岭大山深处“与世隔绝”的子弟学校读书。当年我们的班主任刘老师风华正茂,一身制服显得英气清俊,他极有思想而且做事严谨。刘老师的语文课讲得生动精彩,我常常随着他的讲解在唐诗宋词和美文佳句中悠然神飞。

记得在一次写作课上,我出了一个洋相。刘老师让我们以自己文具盒上的图案编故事,我沉迷于故事中如坐禅人定般不知自己身在何方。当下课铃声响起,我迷迷糊糊背起书包,像白日梦游般迈向回家的路,满脑子都在“自编自导”的故事中。走至家门口,四周清冷寂静,我突然清醒过来,糟糕,还有两节课没上,我拔腿就往学校跑。

很多人都称赞我硬笔书法写得工整娟秀,这全得益于刘老师早期的启蒙引导。老师对我们字迹的工整要求极为严格,经常给我们讲解书法对一个人的重要性。如果哪位同学作业写得“笔走龙蛇”,潦草得像“鬼画符”,老师轻则让其重新抄写,重则会加倍责罚。我们当年或许会觉得老师太过“小题大做”,但如今已领悟他的良苦用心,字如人,意似魂,不走心文字的背后是对学习的敷衍了事,唯有静心敛思,让神凝如山,才能字人合一,让知识芬芳心灵。

记得上小学五年级时,一开学老师就在班里宣布,学期末作文写得最多的,他会奖励笔记本。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老师的奖品无疑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于是,我们到处寻求灵感,真可谓绞尽脑汁地写。我也从刚开始的“挤牙膏”到后来有话可说,再到对文字充满感情。那个学期,我拼尽全力写了几十篇,虽没得到老师的奖励,却在不知不觉中提升了写作水平。那段年少时文字在心湖泛起的如花涟漪,也成为我记忆中一段芬芳的过往。

优秀的老师既像伯乐,又像工匠师,他能把普通的马训练得日行千里,他也能把一块原本平凡,甚至劣质的石材,经过巧妙的构思和精雕细琢,变成一件艺术品。我很庆幸遇到了这样的良师。其实成功哪有捷径,唯有日积月累,心无旁骛地坚持。多年之后,当我的文字像鲜花般在全国各地的期刊和报纸绽放时,也感恩那个在我心田播撒下文学种子的园丁。

背篓人家 (外二首)

■三都河

在每一条山道与炊烟相接的地方
都会扒拉出一户背篓人家
大湘西的雪峰山下
背篓人家呈星罗棋布状
从背篓人家走出的小背篓
早已远近名誉满华夏

苦苦酝酿了几千年
背篓人家在下一盘大棋
带着大湘西的风土人情
带着雪峰山的物华天宝
带着西南明珠的饮食文化
要像当年张骞通西域
郑和下西洋一样
背篓人家要整体地走出去
从大山走进都市
从五湖走向四海

我偶尔看到了另一幕场景
是不是可以作为反证
我认识的一个吃货
闪入刘霖一街的背篓人家
一顿餐餐之后肚皮溜圆

还真挪不动半步

毛驴铺子

在张果老升天之后
这只北方的毛驴
一路倒着走
从呼伦贝尔
来到了雪峰山下
雪峰山下的怀化城热闹起来
四面八方的吃货接踵而至
有乘着高铁和飞机来的
有驾着仙鹤、骑着白象来的
还有手牵金凤、脚踏祥云来的
当然,更多慕名而来的食客风雨无
阻日夜兼程
磨破了鞋底,磨伤了双膝

毛驴铺子开业啦!
一缕幽魂追随张果老去了
留下扑鼻的美味
熏得巍巍雪峰微微后倾

杨溪河畔的葡萄伊甸园

上帝的伊甸园有个分园
坐落在沅水上游的杨溪河畔
杨氏夫妻,佃乡的亚当与夏娃
常年在园子里辛勤耕种
最出色的成果,培育了葡萄七仙女

每次入园都面临巨大的诱惑
在葡萄架下活脱脱成为当代董永
眼花缭乱,如痴如醉,飘飘欲仙
甜蜜蓝宝石发出迷人的幽光

玉波2号,突破了男人的所有想象
葡之梦诱发了一场严重的白日梦
阳光玫瑰晾晒着蜜汁般的爱情
户太8号

显然是令人匍匐的名门闺秀
纤纤金手指勾魂摄魄……
幸亏我在一饱眼福后仓皇出逃
才制止了一场多角恋的天仙配

科普文学



编委会顾问:王合清 杨树海
编委会主任:祁美文
编委会副主任:钟红兵 马德凤
编委会成员:
王元贵 吴应俊 潘万山 陈绪安
兰立莉 黄定坤 陈学斌 谭钦芯

夜雨寄北

唐·李商隐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知识点】

为什么巴山地区多夜雨呢?这与它的地形特点密切相关。巴山地区山大坡陡,沟壑纵横,多山谷风。白天吹山谷风,高空气流下沉,不易形成降水。而晚上吹山谷风,寒冷的山谷风沿着山坡往下滑,将谷底温暖的空气往上托,温暖的空气上升遇冷致雨。

【注释】

- ①寄北:(把信)寄往北方(的亲友)
- ②何当:何日,何时。

本诗摘自《科普诗词100首》

塘坝工笔记 (组章)

■杨翠

乡情陈列馆

在塘坝,有一个陈列馆。

那是一个百年四合院,藏在潼南塘坝镇天印村的向阳处。灰瓦,木梁,砖木墙。村庄的容颜在变新,而四合院却日渐厚重深沉。

正房,又可叫厅房,标准的中式布置。或许,这个厅房接待过无数的人,如今,它正款待着一群诗人。

他们在厅房畅谈,回声在时空中重叠。光从屋顶上的亮瓦斜入,那些与诗有关的话语被这些砖瓦木墙悄悄聆听,悄悄收藏。

我想,再过一百年,他们会再讲给和我们一样青春的人听;这里来过一群用诗书写它的人。那些青春重叠我们的青春。

我挨个房间地走进。有个房间陈列着一张老床,墙上挂着各式农具。在农具前我停留了很久,把曾经熟悉的记忆都停留在这件件农具上。锄头,铲子,镰刀,铁耙,叉子……每一件农具上都刻着纯朴,刻着对这块土地耕种过的深情。

这些农具,我曾见父亲在田间地头使用过,见过

他扛着锄头,铁耙被黄昏拉长的背影。

当村庄离城镇越来越远时,这些农具就离我越来越远。一个又一个劳作的镜头,只能在翻开一把锄头,一把铁耙的另一面时才找得到。

乡村简单的调子,却是一个时代的颜色。

天印村

我想写一方石头上坐着仙外来客在对酌。

写一枚印盖在这块土地上的生生不息。

写一只小龙虾爬出村庄以外时,把满脸笑褶爬深了一道又一道。

写一个又一个翠桃挂在村口的太阳下时,采摘人手上的老茧上又开出一朵朵桃花来。

写一步又一步长满结实的脚印,挑着日子上山下山。握着锄把的汗一直青春滴到暮年,从泥泞小道滴到水泥大路。

写他们身上的那股混合味道,有收割时九月挥舞镰刀的汗水味道,有播种时油菜花开的味道,有幽幽琼江流过天印村的纯朴味道。

写一辈子守着这片土地的人,一辈子被这片土地

仰视的印。

写他们提着扁担闯天下,揣着叮叮当当的袋子回来建房、建企业、建梦想、建有根的日子。

写吧,写吧。一章一节,一顿一句,写的全是手指关节开裂的岁月。

一路上,楼房在青山绿水间和我们招手,有好多村民围过来问好。

我们沿着一条血脉,一直在走。

六月塘坝

雨后的六月把绿意都结满眼眶,装不下了,就眼眶溢出另一个故乡。

塘坝,中国乡村缩影,而它却走进了我的视野。公路连接到每个村子,分支一直通向看不见的田野和心坎。一头连着乡村,一头连着城。一头连着我出生之前的样子,一头连着改革开放的胜利果实。

我站上一个地势很高的亭子,塘坝就像一本有内容的书,一页一页地翻开。

一块一块梯田,一层一层山林,一片一片果园,一亩一亩稻虾,开足马力向四处跑去。跑出五朵金花,无数朵银花,一朵一朵盛开的金花银花呈笑脸状,呈丰收状,飞出塘坝,飞出潼南。

涪江的支流是琼江。溯江而上,我仿佛还看到一朵金花飞出来。